

第 1 章

罗斯科先生的两封信



罗斯科先生坐在书房的大桌子前按了一下铃，一个仆人走了进来。

“今天的邮件到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到了，先生。约翰刚从村子里回来。”

“如果有信和报纸，马上给我拿来。”

仆人鞠躬后，退了出去。



罗斯科先生走到窗边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平整的草坪和一条葱郁的林荫道，来往的马车就是通过这条林荫道进入罗斯科城堡的。这里的一切，包括他现在身处的豪华房间，无一不显示着庞大财富造就的奢华和舒适。

罗斯科先生满心狂喜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

“只要我够大胆，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我的，”他告诉自己，“老品达说什么来着？‘大胆就是成功的开始。’在学校学的东西我都快忘光了，但我还记得这句话。这或许会有些风险，但不会太大，而且我还欠我的儿子……”

这时，仆人拿来了一个小皮口袋，打断了他的思绪，袋子里装着寄往这栋房子的信件。

仆人打开口袋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，有三四份报纸和两封信。那两封信吸引了罗斯科先生的注意。

在罗斯科先生看信的时候，让我们冒昧地从他背后看看信上写了些什么吧！信的内容如下：

亲爱的先生：

我很荣幸地接到您关于寄宿学生收费的垂询。15岁以上的学生每年收费500美元，考虑到英格伍德学校优越的条件，这笔钱并不算多。我的学生都来自最好的家庭，在这里也受到

非常慷慨的招待。另外，我聘请的教师能力卓越，可以保证让具有一般智力水准且勤奋好学的学生迅速取得进步。

在让年轻人得到适当教育的问题上，吝惜金钱是不明智的做法，上一个劣质廉价的学校还不如根本不上学，我想在这一点上您会同意我的观点。

最后，如果您决定将您的侄子送到我这里接受教育，我会非常欢迎，并将亲自督促他的学业。

您恭顺的仆人

狄奥尼索斯·拉狄克斯

罗斯科先生不耐烦地把信丢到了桌子上。

“一年要500美元！”他叫了起来，“那家伙究竟在想什么？哼，我25年前上学时，要的钱还不到这一半呢！这些家伙真是够贪婪的。让我看看另外一封信说了什么。”

第二封信装在一个廉价的黄色信封里，远没有第一封信的气派。

让我们再越过罗斯科先生的肩头，看看这一封信的内容吧！邮戳显示信是从史密斯维尔镇寄出的，信封上还被墨水弄脏了一块。信上写着：



亲爱的先生：

我很高兴回答您关于我学校的咨询。本校有大约50名学生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寄宿生。虽然有自夸之嫌，但很难找到有哪所学校会比我们这里教授的课程更全面。

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。因此，我的教导秉承和蔼慈爱的原则，我的学生们在回家度假的时候也会想念这里，盼望回到史密斯学院继续学习的。

史密斯太太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学生们在快乐中得到进步，引领他们通过风景宜人的宽阔大路和开满鲜花的林间小道，抵达最深奥的知识殿堂。

“骗子！”罗斯科先生咕哝着，“我知道这些鬼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。”他接着看下去：

我希望您不会觉得这样充满人情味的学校一年300美元的收费过于高昂。考虑到现在高涨的物价，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最低收费了。

如果这封信能让您决定将侄子托付给我们照顾，我将非常高兴。

尊敬您的

苏格拉底·史密斯·A. M.

“这个价钱还差不多，”罗斯科先生放下信，自言自语道，“我觉得300美元还算公道。不管怎样，我可不想在赫克托身上花比这更多的钱。我知道这样是寒酸了点儿，可是我不想把孩子宠坏了。如果他真像他自以为的那样，是罗斯科宅邸的主人，或许是该讲些排场，但我会很快让他清醒过来。我要让他明白我才是这里的所有者，而他只能仰仗我的财富过活。不知道他会怎么对待这件事，我敢说他肯定得大闹一通，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闹也没有用的。现在该回复这两封信了。”

罗斯科先生坐进一把奢华的扶椅，取过纸笔，先给拉狄克斯博士回信。我附上了这封信，因为它部分地反映了写信者的性格。

罗斯科宅邸，9月10日，

致狄奥尼索斯·拉狄克斯博士

我亲爱的先生：

我刚刚收到您在8号寄来的信，您在信中回答了我关于您学校的一些问题。让我开门见山地说吧，我觉得您的收费太高了。40个星期的住宿费和学费要500美元，在我看来这个价



钱过高。实际上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教育将会成为只面向富人的一种奢侈。

您可能对我监护的这位年轻人有些误解。

严格说来，他并不是我的侄子。他在一岁的时候被我兄长收养——不是法律上的收养关系，只是实际上的收养。他至今仍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我的兄长没有孩子，而且让他以为自己是我兄长的儿子。当然，我的兄长想在遗嘱中留给他一些财产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。

因此，兄长的财产现在归我所有，而那个孩子已经身无分文。但是这并不重要，如果他的行为让我满意，我愿意出钱让他受教育，让他的生活有个好的开始。但是我并不想为他提供高昂的学费，因此只好放弃让他就读英格伍德学校。

您的

艾伦·罗斯科

“这封信送出去的时候，我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，”罗斯科先生想，“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必须坚持这套说辞。现在来回下一封信。”

他给苏格拉底·史密斯·A. M.的信很简短，但相比之下却会

让收信人更加满意。信里是这样写的：

致苏格拉底·史密斯·A. M.

亲爱的先生：

您的来信已经收到，总体上让我感到满意。您提出的价格——每年300美元，似乎比较公道。我希望您是位严格的教育者。因为我不希望赫克托被宠坏，不过他可能以为别人会宠着他，我可怜的兄长对他太过溺爱了。

说到这里，我要说明一点，赫克托并不是我的侄子，虽然我可能无意中会提到他是我侄子，但他和我的兄长并非真正的父子，只不过周围的人让他从小一直那样以为而已。

他还是婴儿的时候被我兄长非正式地收养了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我愿意照顾他，让他受教育，为以后自立做好准备。

我下个星期早些时候会带着赫克托去拜访您，并为他办理入学手续。

您的

艾伦·罗斯科

“好了，事情解决了！”罗斯科先生满意地说，“现在该见见那个孩子了。”



离大宅一箭之地是一个整洁宽敞的马车房。罗斯科城堡的前主人很喜欢坐马车出行，还为此准备了三匹马和两辆马车。其中一辆是旧式的四轮马车，另外还有一辆轻便马车，赫克托一直把它当成自己的。这辆车通常都是他在用，因为他的父亲更乐意坐在气派的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上，让车夫驾着车，不紧不慢地兜风，有时候是他一个人，有时也会带上赫克托。

赫克托走着穿过草坪，进入马车房，看见车夫爱德华正在刷洗马车。既然赫克托是本书的男主角，我们应该停下来把他描述一番。

他是个15岁的少年，身材纤细，但很结实，他有着白皙的皮肤、深色的眼睛和诚实的眼神。他的微笑很迷人，任何人只要看到都会被吸引，但在需要的时候，那张脸上也能做出其他的表情。硬朗的唇线显示出沉静果决的气质和坚强的意志。他不是个会逆来顺受的孩子，相反地，他会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权益。

他走进马车房，惊讶地四下看了看。

“那辆轻便马车呢，爱德华？”他问。

“盖伊少爷驾着它出去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赫克托说，“他不知道那是我的吗？他至少该事先问问我是不是要用啊！”

“我是这么跟他说的。”

“那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跟你同样有权使用它，或许他现在比你更具有这个权利。”

“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说他父亲已经答应把马车给他了。”

“答应把我的马车给他！”赫克托叫了起来，眼中闪出怒火。

“很遗憾，赫克托少爷，恐怕是这样。”爱德华同情地说道。他从赫克托5岁起就认识这孩子了，比起那个新来的喜欢对下人颐指气使的盖伊，他当然更喜欢赫克托。

“我不打算屈服。”赫克托想压下自己的怒气，但却没有成功。

“我不是要说你做得不对，赫克托少爷，但我想你恐怕会有段日子不太好过。既然你的叔叔是你的监护人，他当然有权决定你的事情，而且他觉得他儿子样样都好，不过在我看来，那只是个没礼貌的小子罢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究竟对我有多大权力，但他不能指望我处处让他儿子。虽然这里的财产是我的，但我很乐意让盖伊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，可是他不能侵犯到我的权利。”



“你说得对，赫克托少爷，干吗不跟你叔叔谈谈这件事呢？
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去跟他谈的。”

“如果必要的话，我会的。我会先跟盖伊谈，或许这样就足够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不想去告他的状。”

“你没看见盖伊少爷驾马车出去，是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在读书。如果我看到了，当时就拦住他了。”

“我想那恐怕没有用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会不顾我的阻拦？”赫克托气愤地问道。

“我想他会碰个运气。说实话，赫克托少爷，我当时不想帮他准备马车的，可是他拿出了他父亲写的条子。当然，这下我就别无选择了。”

他的话让赫克托大吃一惊。

“那张纸，还在吗？”他问。

“在！”爱德华说着，在背心里翻了翻。

他拿出一小张便笺纸，上面写着：“我的儿子盖伊得到我的允许，可以驾那辆轻便马车出去。你要听从我的吩咐，而不是赫克托的。”

便笺上的签名是“艾伦·罗斯科”。

“这么说侵犯我权利的人似乎是我叔叔，”赫克托说，“责任在他身上。我现在就去跟他谈。”

“等等！盖伊少爷从外面回来了。你可以先跟他谈。”

实际上，赫克托一眼就看到了路上飞奔而来的马车。盖伊握着缰绳，坐在驾驶座上，一副主人的神气。这情形让赫克托更火了，这也难怪。他等在那里，看着盖伊把缰绳扔给爱德华，接着从马车上跳下来。他觉得是时候跟他谈谈了。

“盖伊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我觉得你应该跟我道歉。”

“哦，我该道歉，是吗？”盖伊冷笑，“我倒要问问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用我的马车外出。”

“哦，这是你的马车，是吗？”盖伊又是一声冷笑。

“当然是我的。这你我都清楚。”

“我可不清楚。”

“那么我就告诉你。我不想太自私，我愿意让你偶尔用这辆车外出，但你应该得到我的允许。”

盖伊面带嘲讽地听着。他跟赫克托差不多年纪，身形也相似，但相貌平平，闪烁的眼光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。他长得并不像罗斯科家的人，但在性格的许多方面却跟他的父亲如出一辙。“我很惊讶，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，“你居然这么自以为是，赫克托·罗斯科。你并不比我更有权用这辆马车。”

“你怎么说呢，爱德华？”赫克托问车夫。



“我说这马车是你的，马也是你的，我就是这么跟盖伊少爷说的，可是他不听。”

“你听到了吗，盖伊？”

“是的，我听到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盖伊打了个响指，“我父亲允许我用这辆马车，我跟你一样有权使用它，或许比你更有权利。”

“你知道不是这样的，盖伊，”赫克托愤愤地说，“我警告你以后别再侵犯我的权利。”

“我要是不听你的呢？”盖伊冷哼着说道。

“那我就必须给你些教训。”赫克托冷静下来。

“是吗？你要教训我？”盖伊一边重复着他的话，一边挑衅地点点头，“我倒想知道你算老几？”

“如果你不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”

“那就说啊！”

“我是赫克托，罗斯科城堡的主人。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否将成为我的监护人，但监护人的权力是有限的，我希望他别做得太过火。”

“小家伙发飙了啊！”盖伊不屑地说道。

“我想礼貌地对待我的叔叔，但他在这里也是初来乍到——我直到三个月前才见到他，而且他也没权力来夺走我的一切。我

们可以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，我也希望能这样，但他必须好好对待我。”

“你肯定罗斯科城堡是你的，对吧，赫克托？”

“这是法律规定的。我的父亲没有留下遗嘱，因此财产由我继承。”

“哦！哦！”盖伊恶意地大笑起来。

“你要是知道我知道的事情，就不会嚷得这么大声了。这真是个绝妙的笑话。”

这些话引起了赫克托的注意，不过他不打算把盖伊的话当真。

“如果我知道你知道的事情？”他重复着。

“对，我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你很快就会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件事肯定会吓你一跳，而且也会让你的傲气消个一两分。”

赫克托盯着他的堂弟，惊讶之情溢于言表。盖伊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他父亲或许立了一份遗嘱，把财产留给了别人——比如他的叔叔？盖伊的冷笑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
“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？”他说，“但如果那件事对我很重要，我应该知道。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

“去问我父亲吧！”盖伊挑衅地笑了笑。

“我会的，”赫克托说，“现在就去。”

他转身向房子走去，但盖伊感觉还不过瘾，急着要击败自己痛恨的赫克托。

“我不介意自己告诉你，”盖伊说。

“你跟你自己想的不一样。你这个出身下贱的乞丐！”

他的话一出口，赫克托就被这样的侮辱惹火了。他一把夺过盖伊的马鞭，揪着他的领子把他甩到地上，举鞭就打。

“记住了，”他眼里喷着火，“好好记着，盖伊·罗斯科，小心以后别再这样侮辱我！”

盖伊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脸气得发白。他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，恨恨地说：“你会为这付出惨重代价的，赫克托！”

“我等着，”赫克托强压着怒火说，“现在我要去找你父亲弄清楚这件事。”

第 2 章

赫克托的秘密



赫克托气呼呼地闯进书房。他通常都很安静守礼，但这会儿他被盖伊的明嘲暗讽惹恼了，急着想知道后者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——如果那些话有意义的话。

艾伦·罗斯科抬起头，语带讽刺地开了口：“这里不是动物园，赫克托。你以为你在运动场上啊！这么毛毛躁躁的。”

“很抱歉，叔叔，”赫克托说，只要自己真的有错，他从不



介意受到批评，“我太激动，有些失态了。请原谅。”

“什么事情让你那么激动？”罗斯科先生一边问，一边审视着眼前的孩子。

“盖伊说了一些让我不懂的话。”

“那他肯定是说得太深奥，让你听不懂。”艾伦·罗斯科有些嘲讽地说。

“实际上，艾伦叔叔，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。”赫克托认真地说。

“那么，让我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他说他知道一些事情，会让我的骄傲消个一两分。他暗示我不是罗斯科城堡的主人。”

孩子用的是这座宅邸通常为人所知的名字。

艾伦·罗斯科假装烦恼地皱起了眉。

“那个孩子真是不懂事！”他低声咕哝着，“他说这个做什么！”

“但是，他说的那些话……”赫克托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，“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我的孩子，”他的叔叔摆出一副关心的样子，“我的儿子告诉了你一个秘密，本来我想尽可能不让你知道这件事。不过，或许现在应该告诉你了。”

“告诉我什么？”赫克托迷惑地问。

“你能承受这样的事实吗，赫克托？实际上，你并不是这里的主人。”

“那谁是？”惊讶的孩子脱口问道。

“我！我死之后，盖伊会继承。”

“什么！我的父亲没有把这里留给我吗？我想他没有立遗嘱吧？”

“他没有。”

“那除了他的儿子，怎么还可能有其他人可以来继承这些财产呢？”

“你问得有道理。如果你是他的儿子，就可以依照法律继承财产。”

“如果我是他的儿子！”赫克托慢慢地重复着，头脑里一片混乱，“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我当然是我父亲，也就是你哥哥的儿子。”

“告诉你这件事，我也很痛苦，赫克托。你听了会很难过。你和罗斯科城堡已故的主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艾伦叔叔。”赫克托不客气地说。

“当然，这样一来，我也不是你的叔叔。”艾伦·罗斯科冷淡地说。